



2014巴西世界盃(二)

「巴西」這個國家，是任何一個足球迷嚮往的地方，我從小已經是巴西隊的球迷，但沒有想過能夠去巴西，到長大後，投身傳媒相關工作，夢想依然，希望能去到現場觀看到巴西足球賽事，才不枉作為巴西球迷；我很幸運，因巴西主辦世界盃及奧運，令我可以藉工作的關係在2012-2016年間，先後8次到訪這個國家。當年很多同事都很希望能有機會參與這個盛會。

在開始籌備世界盃製作事宜時，我必須約見一些藝員同事及一些足球評述員，他們每一位都很雀躍，覺得能夠參與到這盛事是一種光榮。2014年派往巴西採訪的隊伍共分4組，各組基本上負責幾個城市的球場去採訪64場賽事及花絮。先揀選4個女藝員當主持，分別是陳貝兒、苟芸慧、張秀文、鄧佩儀，而男主持就揀選一班對足球有相當認識的同事，包括：高鈞賢、鍾志光、馬啟仁、潘文迪、李偉文、何振然、何輝及陳恩能等，這班全是足球發燒友，希望藉着他們對足球的知識，帶給觀眾更多的足球訊息及有趣的花絮。

有些人覺得他們可以去到巴西拍攝，當然開心，也可當是去旅行，寓工作於娛樂；但我也曾多次提及，其實到海外作拍攝的工作壓力是很大且辛苦的，他們要在很短的時間，穿梭幾個城市，好像游牧民族一樣，每一個城市可能只住一晚便要搬家；鄧佩儀當時曾嘆言：有

時真不知道自己身在巴西何處？每天一早起床化妝後，到機場飛去下一個城市作拍攝訪問，有時之後馬上又出機場飛去下一個城市，但她亦表示雖然既辛苦且忙，但的確是一種十分好的經驗，一生難忘！

每位從事電視傳媒工作者，都希望有機會能參與大型電視節目製作工作，而世界盃是最大型的電視節目製作項目，如果錯過參與就要等4年才有機會，而4年後也不知道是什麼世界，自己是否有幸仍能參與呢？曾經聽鍾志光嘆道，作為一個足球評述員，非常渴望能參與現場直播評述世界盃，這一種感覺及興奮，很難用筆墨去形容；正如一位基督徒，渴望有一天能踏足以色列伯利恒，而一個天主教徒就渴望能踏足羅馬梵蒂岡一樣。而2014年的世界盃更在世界足球王國巴西舉行，對於我們這班球迷而言，更是有着信仰一般的意義。

足球是全世界最多觀眾觀看的體育項目，很容易令人瘋狂，雖然過往足球的形象一直以男性為主，但事實上亦吸引很多女性參與觀賞，因此在挑選男女主持上也需安排得當。當我在籌備巴西世界盃時，曾安排一次觀眾調查(Focus Group)，其中一個問題是觀眾希望TVB派哪些女主持到巴西做現場報道？結果85%希望再派上一屆南非世界盃女主持高海寧，4年過去了，球迷觀眾還是記着她，可想而知，從事世界盃主持，觀眾對她們的印象是特別深刻，也難怪一些藝員、同事也很喜歡爭取在世界盃節目出現呢！



與苟芸慧攝於巴西世界盃！ 作者提供



一衰復一榮

冬至聖誕剛過，緊接新年，一個月後便是春節，幾個節日連在一起，本來是很高興的冬季，偏偏今年節不逢時，平安夜不平安，暴徒商場搗亂，街道汽油彈橫飛，烈焰再再點起，市民過節日何來興致，不興也罷。

香港人無憂無慮了幾十年，「節日快樂」習以為常。當快樂被奪走，生活規律全被擾亂了，一時真的沒了方向，只能過節愛回家。節前的超市人山人海，氣氛還是濃熱的。反正就是樂不起來，何必強裝歡顏，和家人靜心過節日，反而得到內心的踏實。宋朝詩人梅堯臣《冬至感懷》，有這麼一句，「人實嗣其世，一衰復一榮」，意思是人這一輩子，起起伏伏是常態，有衰敗就有復榮，冬天來了，春天就不會遠。詩人洞悉世情，心靜如水。

古代讀書人十年寒窗求功名，做官是終極目標。梅堯臣是北宋著名現實主義詩人，名聲很大，但官運不通，詩人倒不在意自己的官運，只醉心他的詩文。詩人看人生，榮辱盛衰，往復循環，不會被一時失意和落魄而打倒。正因為專心其詩研，他是宋詩的「開山祖師」之一，得到歐陽修的推崇。

但凡在專業研究出色的人，都是個性率真，在政治上有其天生弱智的一面；而政治卻講究妥協、利益、折中。因此有人說，文人治國，才子從政，不是幼稚可笑，就是狂妄自大，幼稚在於不講科學，狂妄起來沒有理性，往往把國家引向災難。

香港今天的混局，有不少所謂「精英」、「才子」舉旗，政治先行，狂妄自大，好像搞其「黃色經濟圈」，自絕於主流經濟體，消費分顏色，條數點計也說不清楚？不是極其幼稚嗎？

這些「精英」、「才子」，在他們的專業可能是出色的，但一搞政治就弱智露底了。別忘了，人生的榮辱，一衰復一榮，也會一榮復一衰的。



「惹」出來的情趣與糾葛

「惹」字，以「心」字為底，以撩撥為韁，以情思為馬，意為「令人動心、動意」。古往今來，有多少詩人雅士用「惹」，出其不意表情達意，着一字而境界全出，盡得風流；也有人在有意無意中「惹」動一池平靜，甚至掀起軒然大波，令人扼腕。

唐代一個名叫薛濤的女子，寫了一組《柳絮詠》，其中流傳最廣的一首是：二月楊花輕復微，春風搖蕩惹人衣。他家本是無情物，一任南飛又北飛。

詩中處處搖蕩着多情常被無情惱的況味。似二月楊花，蕩漾人衣，卻去蹤難料，飄忽惱人，而惹心中生歡、愁得漣漪無數。一個「惹」字，如楊花鼓蕩而起的文戲不斷，引萬般情纏繞心頭。真是動念於心旌，飄忽如眼簾。真的好妙！

而岑參在《唐詩三百首》中的《寄左省杜拾遺》中也有句：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其解釋為，早晨跟着天子的儀仗入朝，晚上帶着御香回家。應該說，這句詩文非常幽默，因一天奉朝下無須進諫，我只捧着御香輕輕而歸。本詩寓貶於褒，笑意中含有淡淡心酸。最奇一個「惹」字，我本為諫官，在朝上不置異議，「惹」得聖上歡心；於是「我」把這種感受帶到自己身上，卻卻不能飄飄然。哈哈，岑參把「惹」字寫絕！

「惹」在這裡，推演着情緒波瀾意趣的滲透與矛盾變化，嫵媚中有難以與人言的苦悶。「惹」的生動之處在於，活力畢現，有小情思在裡邊，搞、搞、搞。於是，「惹」字寫出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乃至人與宇宙間的一種試探與歡喜，又在歡喜中呈現種種無奈。「惹」寫過程，也寫姿態，最妙是參差交錯的「進與退」的嬉鬧。比如李賀在《昌谷北園新筍四首》有句「古竹老梢惹碧雲」，「老梢」對「碧雲」，本不協調，卻能鬧出一朝春意，一個「惹」字拓了疆域，真存有無所不可的神通！

下面這首宋詞《望江南》，有人認為是

北宋文宗歐陽修的作品。「江南柳，葉小未成蔭。人為絲絛那忍折，驚嫌枝嫩不勝吟。留着待春深。十四五，閒抱琵琶尋。階上簸錢階下走，恁時相見早留心。何況到如今。」從詞面，詩人以「江南嫩柳」喻十四五歲的少女，語氣輕佻，相傳是歐陽修寫給外甥女阿張的一首詞。野史載，歐陽修看阿張漸長大，楚楚動人，於是「惹」動情思，寫下了《望江南》。

也有不少說，《望江南》並非歐陽修作品，乃誣陷之舉。當時阿張長大，歐陽修給她張羅了一門親事，嫁與族兄之子歐陽晟為妻。誰承想，後來阿張與僕人陳諫私通，被歐陽晟發覺，遂將阿張與陳諫告到開封府右軍巡院。審訊時，阿張突發口供——以前跟歐陽修也有不正當之事。阿張供出這段「隱情」，是她受開封知府事嚴日嚴教唆，而把歐陽修扯進來。因楊日嚴任益州太守時，歐陽修曾彈劾他「貪恣」。現在，楊故設局報復，彈劾歐陽修。主審軍巡判官孫揆，認定此告不足採信，但也予以歐陽修沉重打擊。

著名歌詞作者方文山，與周杰倫珠聯璧合，可謂「惹」動一方樂壇。其實，方文山就是用「惹」字的大家。你看，他用「門環惹錦絲」，而不用「門環鎖錦絲」，是因「鎖」有自閉性。而「我路過那江南小鎮「惹」了你」，其實只不過是「遇見」你而已，但「惹」字一到，「歎」的情緒就塗了一抹，「鍾情」深意也描了一筆，「流轉」的夢——好像也因此成了心上城郭，真的一不一樣。

方文山在《南拳媽媽》的《花戀蝶》中，更是把「惹」字用絕：「幽曲歲月，浮生來回，屏風惹夕陽斜……」這裡，他令靜物「屏風」動起來，好像「屏風」生了腳，跑來跑去，和夕陽賭氣，且陽陽軟軟，最後「惹」動夕陽斜下來、斜下來，再照、再照，竟入了昏暗、進到昏睡。若把「惹」字寫成「遮」字，不知其味要遜色多少倍呢。

2017年，隨着中央電視台《中國詩詞大會》綜藝節目風靡海內外，中國古詩詞熱潮愈演愈烈，甚或在日本網絡上激惹起一股寫

作普世價值，作為文明社會無人敢說民主的不是，但應該將優質民主和劣質民主分開，事實上劣質的民主在台灣完全表現出來。自從行了民主選舉制度後台灣人只顧搞選舉，心思都花在選舉上，無時無刻不鬧經濟，處處舊房屋，「四小龍」倒退得可怕。香港過去十幾年也有班垃圾議員在搞劣質民主，令香港停滯不前，已開始落後於澳門和深圳了。

民主選舉制度看似公平，但為了保留住選票，討好選民，民粹主義叢生，令政府管治效率更低。「多數服從少數」的「尚方寶劍」用得不好就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如果社會不是由精英管治，那是沒有前途的，精英才有遠見和智慧解決問題。像香港剛選出來的區議員質素，你以為他有智慧帶領你向前發展？所以英國才建立功能組別及委任制保障精英可以入閣。

美國可以明目張膽在中國的領土上扶植他們的力量，養他們的打手，中國也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加強建立愛國力量，而且必須用合法手段在香港實行壯大愛國力量的舉措，例如支援一切愛國愛港力量，好讓他們不受欺負，讓他們感受到愛國愛港是有前途，有希望！

特區政府的管治系統需要有不同意見的存在，但不需要對抗者。需要客觀中立的知識分子及愛國愛港工商界主導。部分負責民生事務的政府官員職位可以公開招考，等外面人同公務員共同競爭局長、副局長之位；有能者居之，提供機會給有志者。

有評論員講得好：時代巨輪不停轉，幸運輪得上去便有機會跳到另一個高地，愚蠢者無可避免地成堆肉泥！



這玩意不好玩

某年聖誕節，善於烹飪而又喜歡孩子的朋友，假日廚藝技癢，為討孩子開心，特別訂備了一隻三十磅重大火雞，提議其他幾個家有三五七歲小朋友的父母，攜同家中寶貝聚餐聯歡，事前還設計了不少遊戲節目，當中包括一項交換神秘禮物，家長們各自買備一份禮物到會，以便散會後小朋友可以歡天喜地帶走禮物回家，聽到這個建議，大家一致拍手歡呼，家長們想像到那一天的熱鬧氣氛，自然也跟孩子們一起同聲叫好。

氣氛熱鬧都在預料中，吃大火雞和七彩沙律時，孩子們嘻嘻哈哈笑聲不絕，幾個遊戲節目，孩子們都玩得興高采烈，到了尾聲，神秘禮物都已編好號數，主人家特別宣佈，禮物當中由她特別買來的大熊貓、小人兒像等金多寶派彩老馬迷般盯着放置禮物貼上號碼的花花大木箱，巴不得自己是大熊貓的幸運兒。

抽了號碼，孩子們便急不及待拆禮物：拼圖積木/玩具車/毛公仔/遊戲機都出現了，合心意的不多，不合心意的木無表情，都在好奇偷看其他小朋友未拆的禮物，自然最在意的誰抽中了大熊貓，終於大熊貓給抽出來了，落在一個七歲小女孩手裡，小女

孩似乎興趣不大呢，反而其他小孩眼巴巴看着羨慕又眼酸，有個三歲男孩忽然嘩聲哭叫起來，原來他大禮盒封紙拆開來，裡頭大發泡膠盒子中，只盛着一粒拖肥糖，在場大人小孩這一陣子笑歪了，小男孩卻受不住給人作弄，人家愈笑他愈哭到收不了聲，他媽媽怎樣勸慰都沒用，場面驟然變得沉寂，大家一時不知所措而感到尷尬。

包裝蠢感禮物那個家長，大概在成人圈子裡惡作劇慣了，忽略兒童心理而對喜劇效果估計錯誤吧，這時他已像最後晚餐中出賣耶穌那個猶大了；交換禮物這玩意，原來也有學問，對成年人來說，就算價值相等，甲之所愛也未必是乙之所好，何況是小孩子！



禮物，只是逗人眼前開心之物。 作者提供



迷惘的目光

我這裡寫過幾篇有關年輕人的文章，批評社會過分「消費」年輕人，包括縱容年輕人的破壞行為，甚至倡議什麼「年輕人優先」等，不但有違公平競爭原則，更涉及「年齡歧視」。有好心朋友提醒，小心公司的黃絲（假設以年輕人居多）對付你。

我並沒感受到年輕人的敵意，某程度上的「代溝」難免，但相處尚可。這已足夠。人與人之間，君子之交淡如水或君子而和而不同，不但適用於朋友之間，也適用於兩代和兩性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或異同，更可達至經驗、特長互補和觀感碰撞之效，也可各留反思空間。

以修例風波為例，就是「消費年輕人」的後果。無論從媒體的現場報道，還是官方統計的相關數字，在各場暴力衝突中，走在最前面的主要是年輕人。警方日前公佈的五千八百五十六名被拘捕人士中，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高達八成，而未成年的十七歲以下也逾一成五，其中最小的才十一歲，令人痛心。

雖然被捕者不一定都會入罪或入獄，但期間涉及的司法程序花去不少時間和金錢，更甚的是有相當部分人會留下案底。如果他們真的相信自己

的行為「正義」，並有「入獄」準備，那是個人選擇，也該從容面對。但事實上顯然不是。

過去半年，我多次途遇年輕黑衣人及其同道中人，並跟他們即場交談，兩次在隱匿的「連儂牆」旁，第一次是兩位忙著張貼標語的女大學生，另一次則是區選後一位當選素人及其支持者正在清理「連儂牆」——我眼前一亮，當選之後，果然不同？

還有兩次在破壞現場，一次在商場看着幾位蒙面黑衣人正在打「藍店」玻璃門窗；另一次則是兩位男大學生打算用噴漆弄污電影《葉問4》海報，我的出現算是及時且暫時「制止」了其行為，我們也閒聊起來。

我覺得奇怪，那明明是「香港動作電影」，從監製、編導到主演，乃至題材皆為港人。但年輕人說，有「紅色資本」，而他們要抗議「強權」。

有這類想法的學生不少，我感覺到，他們對很多事實和概念一知半解，只是從社交媒體得到一些表面信息，或受遊行中的政治標語影響。當我問到打爛了人家的店舖，對社會有何益處、是門子們的民主和自由時？其臉上呈現出尷尬的表情，眼睛更流露出迷惘。

社會輿論把年輕人推上風口浪尖，卻沒人為迷惘的他們指出方向。



人性與動物性的較量

喜歡文學的人平日裡大都去聽各式各樣的文學講座，包括我自己。

前些日子在「山川上的中國」講座活動中，我與朋友有幸聽到了北大文學博士尹昌龍先生演講的《呼蘭河的女兒蕭紅》。關於古今中外的名家與名著的講座我聽過不少，聽蕭紅卻是第一次。尹博士帶着真正的文人特有的悲憫之心細緻入微地解讀了蕭紅和蕭紅的作品，令喜歡蕭紅的讀者們都唏噓不已。

其實喜歡文學的人都有一個隱秘又公開的特性——「八卦」。作家蕭紅在近百年前就說過：「也許，每個人都是隱姓埋名的人，他們的真面目都不知道。我想，我寫的那些東西，以後還會不會有人看，但是我知道，我的排開，將會永遠流傳。」果真如此，到了今天，讀者們對於蕭紅，討論得最多、最熱烈的，並不是她的作品，而是她與幾個男人坎坷的情感經歷。

對大多數讀者或非讀者來說，顯然女作家的「八卦」比男作家的更具吸引力，愈是坎坷復

雜便愈能有更多的內容讓人津津樂道。民國時期的女作家很多，但是到了如今還被「八卦」得比較多的，除了蕭紅就是張愛玲。我想，如若她們兩人仍舊在世，大抵是不會在意這些「八卦」的吧？

我常常與朋友探討「人性」和「動物性」。我以為其區別在於，動物性多是遵循自身的本能做出一切利己的選擇，而人性雖然有着着它的不自知和複雜性，但歸根結底，人是有意識的，人的靈魂應當是超越動物性的。譬如蕭紅，她完全可以依照當時的女性模式生存下去，可她靈魂深處對自由的追求，對真愛的渴望促使她做出了對家庭的反叛行為，這導致了她後來的前路坎坷、生活悲苦。

但蕭紅又是勇敢的，智慧的，她說自己「不能決定怎麼生怎麼死，但能決定怎麼愛怎麼活」，她的選擇是令人敬佩的，令人尊重的。我想，若是換成今天，蕭紅仍舊會做出蕭紅的選擇，這與她所處的時代無關，她只是沒有遵從一種動物自身的本能活著罷了。

從前看《動物世界》，見大多數類型的動物都會不餘其力地捍衛自己的生存領地，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後來讀文壇八卦，看到胡適先生的趣事，說胡適先生本也和那個時代的部分文人一樣，與父母包辦娶回的妻子江冬秀毫無感情，欲與其離婚另娶他人，江冬秀便拿了菜刀威脅胡適，若要離婚，她便先砍死兩個孩子，再在胡適面前自殺。胡適愛名，愛面子，需要保持他作為國師的聖人形象，從此收心，終身伴隨江冬秀「嚴防死守」，以恩愛夫妻的形象相伴到老。

且不說胡適先生與江冬秀是否真的因為一把菜刀的威脅就從此成了靈魂伴侶，開始琴瑟和鳴了，但江冬秀這種動物性的彪悍捍衛，到後來倒真成就了胡適一段「愛情佳話」。

幾十年過去，時代已不是那個時代，我們身邊卻依舊有不少這樣的夫妻，如同張愛玲所寫的，披着一襲長滿虱子的婚姻之袍，寫着外表華麗的「愛情佳話」。這些「佳話」最後走到盡頭，終究只剩下一場「假話」。

蕭紅其實是幸運的，因為她可以像動物一樣生，像人一樣活。